

什麼人訪問 什麼人

「14歲と世界と境」是日本藝術家下道基行(Motoyuki Shitamichi)的一個長期創作，曾經在日本、台灣和馬來西亞進行，近日抵達香港，是以工作坊打開14歲孩子對於生活與邊界的思考。下道認為14歲是一個由小孩轉向成人的「邊界年歲」(border age)，這個年紀的孩子對於周遭的世界異常敏感。

下道通過提出一條簡單的問題「請找出在你身邊的日常邊界」(please look for borders around your neighbour and ordinary)去蒐集這些14歲學生的邊界碎片，並且將會把孩子世界裏面的日常與生活邊界在報紙連載。下道認為報紙是一個盛載各式各樣資訊的媒體，包括了每一天在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當14歲學生的聲音在報紙上出現時構成了一個奇特的畫面——14歲的世界與當下社會的平行時空。

工作坊的第二課今周繼續，香港14歲學生的邊界碎片下周起於《星期日生活》連載，今期先刊出下道的訪問，也是第一課裏他與學生分享的主要內容。

文 | 羅玉梅、嚴瑞芳 圖 | 楊柏賢、天台塾 作品 | 下道基行

考日常的古

羅：上一次做「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是10年前，我訪問了北京考古學家齊東方教授。10年後再做「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對象是小時候志願成為考古學家的下道基行。因為天台塾(Rooftop Institute)的亞洲種子計劃，你先後於3月、5月和6月來香港做藝術家駐留。在彼此的交流之中，我最印象深刻的足你對於藝術家身分與創作的看法。你形容自己是在這個世界的風景裏面存在的其中一人，你的藝術創作不是去創造風景而是去記錄風景下的人和事。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想法的？

下道：小時候我住在海邊的小村落，一個鄰近宮崎駿作品《崖上的波兒》的動畫場景的地方。我是那些會在放學回家途中，跑到山上探索，尋找可以吃的果實，並且繪製成地圖的那種孩子。有一天，我在山路的斜坡，發現了一個「貝塚」的遺址。起初我並不知道什麼是「貝塚」，純粹好奇為什麼斜坡會有那麼多貝殼。後來我請教老師才知道這地方在古代是有人居住的，他們

把吃完的貝殼堆積形成了貝層。就這樣我開始對發掘古時的事物產生興趣。

最近我在家裏找到小學3年級時寫的文章集，在一篇叫〈將來的夢想〉的文章裏的第二項，我寫了「要成為能賺很多錢的考古學家」，大概因為父母說考古學家很辛苦而且不能賺錢，我才加上「能賺很多錢」。在升讀大學時我想報讀藝術科，也被父母說了同一番話。

在武藏野美術大學畢業後，某天，我在居住的東京郊外的住宅區，發現了一棟奇怪的建築物，形容為「奇怪」可能有點錯，應該說不是現代的建築物，是一棟很舊的建築物矗立在住宅區當中。調查後我發現這棟建築物在戰爭時期是收藏戰機的地方；戰後，這些建築物失去了原有功能成為了住宅，平靜地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那一刻的感覺跟我小時候發現貝塚時很相似。

但是考古學是從過去的痕迹之中，調查當年發生的事實，堆疊而成的一門學問，而我是更專注於自己現在所看見的東西。**當我**

改變自己的視點去觀察，會發現像考古地層一樣：不同時代和現在共存的奇妙關係，只是我發掘的工具不是泥鏟，而是相片或訪問。

從國境反思

嚴：這一次你來香港，其中一項活動是入學校進行「14歲と世界と境」(中文直譯：14歲與世界與邊界)工作坊，可否說明一下「14歲と世界と境」的意念來源？

下道：要是如實說出來，恐怕是一個很長的故事。我想是因為《鳥居》。簡單來說《鳥居》這作品就是走訪日本境外的國家，例如韓國、台灣、庫頁島和塞班島等，尋找日本殖民地時代的建築物，並訪問在那裏居住的人。當發現日治時期所建造的東西會被當地人解釋成完全不同的意思，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深刻經驗。

在中學時期，我也學習過日本歷史或世界歷史，但所學的全部都是單向的。例如發生了一件事情，可能在日本有一個說法，但到外國或鄰國可能就會有別的看法和觀點。那一趟旅程之後，我會疑問沖繩是日本的嗎？北海道是日本的嗎？從外面的世界去看裏面的世界會是怎樣的景象？**我慢慢從國境的邊界思考演變成對日常生活邊界的思考。**

「那東西發光」

羅：作為香港人我可能不太理解，在日本14歲具特殊的意義嗎？為什麼是14歲？

下道：日本中學有一樣叫「學校區」的東西。雖然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但學生都受「學校區」約束。**14歲的時候，我的「學校區」的邊界是一條河。學生不能夠自由去對岸，所以對岸的風景就像別的世界。**

邊界十四歲



問：羅玉梅、嚴瑞芳，藝術家以及天台塾創辦人。天台塾成立目的是推動亞洲的藝術文化交流及策劃當代藝術教育活動。《亞洲種子》獲政府「藝能發展資助計劃」的資助，第二期邀請了下道基行及鄧國騫為項目藝術家。

答：下道基行，日籍藝術家，創作大多以研究及田野考察的方式展現那些在日常生活被埋沒或遺忘的歷史或故事。
日語翻譯：李彥慶



下道：但上了高中以後，那條河已經不再是「一道邊界」。當可以自由跨越時，對岸的風景也變得不再特別。所以14歲就只有那一瞬間，過了以後就成為大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會變得愈來愈多。14歲是還抱有很多疑問的重要時期。在構思作品題目的時候，我也想過用「中學生」，但覺得不好，我想集中起來，讓人覺得「為什麼是14歲？」**我想把14歲作為一種隱喻**。在日本14歲作為一個界線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新世紀福音戰士》的主角全部都是14歲的。加上14歲的學生原則上已具有某程度的寫作能力，當我要求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尋找邊界再寫成文章，對他們來說算是第一次的經驗。**能將首次發現的感動呈現在文章裏，那東西是會在閃閃發光的，即使是很普通的事物也好。**

「小世界」登報

嚴：為什麼最後會選擇用報紙作為呈現方式？

下道：當你在不同的世界新聞中，發現「小朋友邊界」的話題出現，那是很有趣的一回事。那些寫文章的中學生會覺得自己與更大的世界聯繫着，他們的聲音受到別人的注意，所以這是一個特別的機會。另外當大人讀報紙時看到這些故事，會回想起自己小時候很活潑的世界，有種回到從前的感覺，這或會令他們反思，或者發笑，又或者打動到他們的心。

而且報紙本身也會以不同方式保存，例如報紙會被用來包裝碗碟，可能存放許久之後再打開。它也會流傳開去，比如當作包裝紙包裝物件傳遞到別人手上，送到外國去。報紙的留存擁有不同的可能。

嚴：為什麼要把學生將來的夢想跟文章放在一起？

下道：如果只列出學生名字，有機會令文章看起來像大人寫的，不能反映他們小小的世界，看不出是中學生的文章。如果寫了將來的夢想，讀的人會不經意地想到是一個小孩寫的文章。

嚴：蒐集了這麼多14歲孩子的文章，你自己有什麼發現呢？

下道：在日常生活裏面他們找到微小的境界線，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隱喻，很有詩意。再說就是，攝影師也好，民俗學家也好，一個時代改變或終結的時候，有些民用品會全部被棄掉。例如在自動化與機械化的時代，民俗學家可能會把被丟棄的工具蒐集和保留。那些丟棄東西的人可能不知道它的價值，可能會想為什麼會有人要那些垃圾，反正我不需要就給你了。

「14歲と世界と境」也是，可能他們會想我究竟在問他們什麼。但其實當他們的文章在報紙刊登，曾經也是14歲的大人閱讀時會感到很有價值，包含着不同的意思。

羅：在「14歲と世界と境」的創作過程，你說是先發現（発見する），然後收集（集める），排列（並べる）和選擇（選ぶ），這是你的創作方法？

下道：關於創作，我喜歡到街上走走，通常都會突然遇上什麼的。為了迎接這種突如其来，我需要把自己放空，這樣才能容納新的事物。這是開始，然後會進入編輯的過程，我會反思為什麼那件事自己會有興趣，抱有疑問同時亦收集不同的東西，排列它們。我想最會這樣做的人可能是攝影師，他們會在攝影教室裏，把不同的相片放出來，然後不斷的堆砌和排列。

嚴：你在日本，台灣、馬來西亞和香港也做過「14歲と世界と境」工作坊，在不同國家有不一樣的經驗嗎？

下道：不同的經驗也有，很類似的經驗也有，很散的。但對我來說，我聽到的故事愈來愈多，就像故事的蒐集家、搬運者。把日本的故事跟香港的學生分享，他們亦表現得很感興趣。現在還在排列，蒐集的階段，看到相同的和不同的，但最後結果會變成怎樣自己也不知道。

故事搬運者

嚴：蒐集了那麼多的文章你有什麼展望？你說過想編輯成書。

下道：將會是不知所謂的詩集吧。像流行曲的。可能是哀傷的，懷舊的，什麼時候看起來都是活生生的，感覺不會老去。

羅：詩集這形容很有趣。

下道：日本人學習中國的詩詞，中國的詩詞也能打動日本人的心。詩詞也好，歌詞也好，可能是很小的家庭的故事，也能夠打動不同國家的人心，詩詞或歌有着跨越國家的可能性。例如在日本，鄧麗君的歌曲在公公婆婆輩中仍然有人唱着，就像今天我們也開着YouTube唱她的歌，雖然她已經不在，但她所唱的歌詞依然打動我們的心，她的歌聲依然留在我們的心裏。

話說幾天前我在跑馬地的住處，調查關於這個地方的歷史，我在YouTube裏剛好找到鄧麗君曾經於1989年在馬場唱過《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這首歌，歌詞中的山成為一道邊界線，我對這點很有興趣，所以開始調查關於這首歌的東西。**中學生的世界仍然很小，未來是為他們打開的。**中學生的言語文章，好像一首閃閃發亮的詩，我希望它可以超越任何國家或時代，到達不同人的心裏。

跨國境記絮

訪藝術家下道基行



工作坊，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工作坊，救恩書院

工作坊，惠僑英文中學